# 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三百三十四

知兼仁義禮智說

知說文詞也本作智從白亏除日智者必言故于文白知為知曰詞之氣也知不窮也今經傳皆者作智

南軒張氏曰

四者具于性而根于心猶木之者本水之發源由是而生生不息也仁義禮智根以心而生于色外充盛著見自不可掩故其睟然之和見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涵養擴充積久而熟天理融會容周旋無非此理

人之性仁義禮智四德具為真發之理則仁也宜之理則義也讓之理則禮也知之理則智也是四

者雖未形見而其理固根于此則体實固具于此矣性之中只有是四者才物皆囿乎是焉而所謂愛之理者是天地生物之心而其所由生者也故仁爲四德之長而久可以兼包焉性之中有是四者故其發見其情則爲惻隱羞惡是非辭讓之端所謂惻隱者亦未嘗不貫通焉此性情之所以爲体用而心之道則主乎性情者也人惟己私蔽以失其性之理而爲不仁甚至以爲忮爲忍豈人之情也哉其陷者深已是爲仁莫要乎克己己私既克則廓然大公而其愛之理具于性者無所蔽矣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脉貫通而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体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爲仁則失其真而公者人之所以能

仁也夫靜而仁義禮智之体具動而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達其名義位置故不容相奪倫然而仁者為能推之而得其宜是義之所從者也惟仁者為能恭讓而有節之者也惟仁者為能知覺而不昧是智之所從者也此可見其兼能而貫通者矣是以孟子于仁統言之曰仁人之心也亦猶在易乾坤四德而統言乾元坤元也

勉齋黃氏曰

道固莫大于仁義而孟子又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知也何是二者分而為四又何也天下外乎陰陽矣陰陽互分而為無少為四矣陰陽互分而為老少金木水火之火所以演行也水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木神則知五行既不外乎陰陽則五行亦不外乎仁義也夫人稟五行陰陽之秀氣以生而其有仁義禮知信所以天地並立而為三也自其氣稟所昏物欲所陶則惻隱者變而為殘忍矣羞惡者變而為賤則矣公敬者變而為驕慢矣是非者變而為昏愚矣如是則雖具人之形而亦何異于禽獸哉

北溪陳氏曰

人雖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為元于時為春乃生物之始不物于此方萌芽發生於仁之生所以為善之長也禮在天為亨于時為夏萬物到此時一齊盛長重美所會聚也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條然文物之盛長會衆善所會聚也亦在天為利于

時為秋萬物到此時皆成遂各得其所如義斷置萬物亦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肅殺意至于天為貞于時為冬萬物到此時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如智見得是是非非都一定確然不可易便是貞固道是貞復又元元又生亨亨又生利利又生貞貞只管如此去猶還無端譬而言之仁只是一個元蓋元是個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謂統乎天則終始周流都是一個元而仁兼通曰者都是仁義禮智都是仁至其為四端則可謂惻隱以端亦貫通于朔羞惡辭讓是非之端而之統焉今即就四端不責發動之初真情懇切時便自見惻怛貫通如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則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是仁親切萬世不易論矣

潛室陳氏曰

性是大極渾然全体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其萬理而綱領之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始備言之苟但之渾然本体則恐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終不足以曉天下于是別而言之界為始而四端之說于是乎立孟子之言亦通其情而遂知之耳仁義禮智既見得他界分明又須四至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底立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陽之儀也秋冬陰之儀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智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說有而兩之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以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禮也仁之節文義之之至節制知者仁之分猶別春夏秋冬雖不則春之夏則春長秋則春之收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者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一太極時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智

右四端之本者言然者義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義之義爲有然如之義爲是謂恒羞惡恭敬三者皆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非耳是以謂之義也又則恒羞惡恭敬皆是一而道理而是非則有兩而既別其所非終如物之象也故人爲四端之道而智則或知而或始猶不爲四端之元然亦不生于元而生于自貞天地之化不含聚不能發散理同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万物之機緘將述不窮胎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

## 西山真氏曰

人之爲人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蓋形有大小之殊而理有大小之間故也理者何仁義禮智是也人之有禮者天予之也自天道而言則曰元亨利貞自人道而言則曰仁義禮智其實一而已人與天地本無三而其所以異者天所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於穆之命終古常新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而又元一通一復循環無間人之生也復言全具此理惟其有形氣之累則不能無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然此孟子則仁不能克其羞惡之發而有以存之則亦不能充矣若擴是非之發而有以擴所之擴擴于充之一言也若善端之萌其始甚微亦在陰陽之氣難于二至初守助然而本善也遇陽從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天地無心生成萬物之理陰復而長至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皆自衛者無一歲不然若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然因而嘘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剛博可澤有世一念之義是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 論智之所發有八曰窮理曰待人曰知人曰處事曰知

言曰知命曰視明曰聽聰

窮理 博覽以致廣大窮究以盡精微大而天地之理微而事物之故明而禮樂之文幽而鬼神之情上近而人物賢否邪正之分遠而古今興衰治亂隱顯下當致知疑事厥有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待人 不逆詐不億不信又覺先當不可受人之欺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親人遠小人

知人 辨別邪正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處事 辨是非別可否仰本作曲直審利害計終始義以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

知言 直為忠佞貴于辨察

知命 貧富貴賤此下仰本有窮達得喪一出于自然

明 不讀非聖之書不為非禮之視

聰 不受浸潤之譖無關當世之言

窮理

要語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又云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於地　此窮理之事

大學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中庸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讀書錄

論語而下及事末流爲虛無之弊

見理明則遇事過及而錯

化禍患伏于無行之中唯聖人則然而行之于未然故能消其禍象人不知義而行之于已著則已無及矣　靜可于制動

人之自崇斷于心若實見得是當變意爲知不可因而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

所貴于知者爲能明賢否分是非是賢否不能辨斷是以言之

學不物莫能尚真適人遠矣

天理本順而自達之是故思夫學者

爲之擇是人不知擇所處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要當則學中有分辨若在乃可

真是文理民彝不可民彝

但當自求其所未知者至不知在人我何與焉

君子窮理義達以義窮達皆天理也小人窮理以利達

皆仁恕也
聽言觀行也知人之良法
思流之蕩而去其防永見其能止也
一念之欲不能治而禍流滔天
聽言則可以知人之失如好色者開口則論女色好貨者開口
即論貨財也皆類此至于匿情而言正若又當察其行可也
庖丁解牛人處常使之道于倫常
不愧于天不愧于人不愧于心斯近道矣不愧于一其本乎君子
之志同常人之誠也
竟人詐而不形有爲于餘味
發言句句有着落乎好于人托處言或妄費所以有臨難心定則
言必當理而無支蔓之失矣
當于心意言動工做工夫心必操意必敬言必謹動必慎內外交
備之法也
若身中無欲殊覺寬平快樂
一念之非即遏之一動之妄即改也
順理則心安而體逸
清理則事自閒
先儒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小人處則動忍性增修損忘而德乃進
人不已知不可慍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諒以之合
聞人許己即揣然始是求之不可碌也其小也故矣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之人務利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里不能則不明別妄非心不公不能
度可否推理明心公則與事無所疑而處得其當矣
事無小大即求理合
人有賢才能而見于辭毛者其小也可知矣

人不知禮義或名利可以為得者無不察之
人亦有此理我亦至此理人不能念而我能之視不能全者講習
之可也若勝之不可也引誘之可也棄絕之不可也
都忍之善皆已分之當為初與人一毫無于若終為善即有求
名之心乃大欲而非天理矣
心不錯即講事不錯矣
公于己者能公于人私于己者由於己
天地万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嘆曰本生前見後叔論此

## 盡事萬物之變

明道先生以為智自得聖人下有餘歲然其間雖直暗豈與一
天之理盡事萬物之理故其親肩而氣和志定而言屬望之時
可畏即之可親卬之者無窮從容以莊之其出于新其本者之
私也

## 體貼出來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卻有家体貼出來

## 消長之理

先大夫見毫才在臺鳳起時節便論為手段如留秀同身都將
相嚴至肯應人不敢仰視化將後小見猴看成間光夫所享如
何謝子曰見得天理進退萬物消長之理便敢做火于聖人門
下享士上進事便不施工所以看卻喜大精易之數事物之
終始人之禍福修智業得來無遲髮差謬錯

## 理會氣象

荣陽公嘗言後生所學直須理會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
好辞令荣上輕重疾徐是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于此焉分
亦貴賤壽夭
之所由定也

## 窮理不精

呂家公傳染有悟人處前輩流弊深底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
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徑捷以造聖
人則約而陋矣最後論佛學元可該嘆聖門于言為語只要見論
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氏學于程氏意欲氣造聖人盡其平生之
力乃及見得佛與聖人合豈有皆底之甚哉夫以其實發之精
美滋養之深厚如疑若不取于道而窮理不精錯解如此流弊
于世使有志于道而未知所擇也生為所說益非時秀之孔西
紫之乱朱而已也

## 理未易窮

自從元祐間諸國事更變更當其時國有明蓋天下難位雇慝
得行所志學者然後志其事猶有賊爲如張大禎朱公揆亨可
謂奇不獨自盡忠許國而義論而男通矣乃知祀未易窮義未
易精言未易知仁未易盡聖業事業未易了也

## 直是到底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而到底正收謂老喜學者尤可嘉少
人壯則自當勉至于老矣至力雖倦又廢學之不終又年數之不

子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 待人

## 要語

中庸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論語子曰視其所以観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庾哉人焉庾哉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観過斯知仁矣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曰可以與言而不與之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無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論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事實

師表當世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矣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羽得觀其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志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略曰呂獻可知先見景人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皆不謀而同

一代之偉人

君子熟于善為惡
君子熟于精微之義小人熟于機詐之功

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

早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又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又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孟子舜明于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事實

窮性命之理

河間劉立之叙述明道先生事曰先生從汝南周惇頤問學窮理推性命之理性命道理道德出入孔門從容不動

## 聽訟話

明道先生自言見周茂叔得吟弄月風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是子初平見周茂叔云謀欲請書如何茂云老矣無及矣待其
說與公初平遂所說話二年語

## 萬物之理

邵伯溫作易李辯威記康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庭公談訪
先君留之飲酒因以留道伊川之西前食亞曰此莫安在世二
不知矣安在甚厥先君爲祖論范文正公諸揚文公侯家曰公
以命世之才其位而亢故天下論公之文而未其道也晉文正
公居宰從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亦亢天下謂之大推弑求公
當國其宗爲灑淵之幸而能左右夫子如山不動卻茂秋保佐
祀天下謂之大忠樞密扶風馬公懷三陵立朝有犯無隱天下
謂之至其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也三君也深相交諒情如
舍不到公文道其正可知也

## 首以詠薦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之于王公化基又王公知杭州擢第釋褐爲大
理評事知杭州仁和縣時之官先以書爲所作詩寄王公以謝乎當
得人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略不加禮
課其識事甚悉鞠大失望如此不復與其相知而專俻吏幹矣其後
王公入爲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
舊所憂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鞠聞之始以王公爲相其

之出
左傳

## 謝以啓事

李光祿元亮野夫李上之孫少有俊聲與蔡寧同李含蔽既貴元
元亮猶謹貽僑屋蔽在金陵以同年故先謁之亮謝以啓事元
洗足而見長者故猶非之理輕身以先匹夫今無是矣

## 友承之分

童蒙日同條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
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仁于萬李好及常為舊任教
容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挾遜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

## 一饘同飧

韓億而衣時與李康靖公同遊止一饘同飧一日分遂割而分
之至汝州太守趙李士請康靖為門君老致大公每公至即令說
諸肉康請皆有薦獻云久思肉味請君早訪次一趙公有女遂為忠謀
親隨遣者往遊公之人送女李至京城外旅店中一夕痛昇用天
公且索服往燕之事康請為長社每日贈百錢于壁上用盡即
乙其資賤

## 繳其書奏

蘇子瞻云慶五五年有李京者為小官吳昇在時從二人初與
通氣一日京為其友人于昇庄求聞達于朝廷昇立即繳其書奏

之京坐貶官未行京要謁呂臣妻叔別呂妻漸不出京妻立
總事呂舜臣諄復語之曰我來既為往返之久數詠一則亦
去為乃分當有數賠與吾大概私事忍汝家中家疑憲文焚之而

## 晚稍悔悟

初王安石與呂正獻公敵故善及秉政為人所間無公其晚稍悔悟
及退居金陵久聞公登揚州數既声數缺見安石未用時以足礼事
公甚謹自熙寧後問以通慶吊皆書更以公更荅至是以親書復稱
兄然公未久即赴召安不見未果出本傳

## 動心忍性

竟天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亦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不成
須是得他個分粗礪物方磨得出辟言如君子其小人相為小人而
侵凌則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也

## 不可同器

瑞魏公嘗言君子小人如水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
必勝崇稍雜然終必為異其事害相及則官何陽若最後請老歸居
三上章皆言天子無以識事惟群君子小人而避之此天子之樹也
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
交皆崇翦于此萬難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于善良無
所不為求天下亂不可得也

## 黑白不大分

範因以誰務必由小人言忠甚合不大分於小人甚之害少加[illegible]
常數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明崇亦甚方謀公作退避公安
焉後扶持諸公復啓皆分力

## 處之不可校

韓魏公謂人不可求遠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之理如其為小人亦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有小矣人有非毁但當反是己是則是在我而罪在彼烏用其計如何也

## 當以誠待

韓魏公因論君子小人之際皆當以誠待之但知其小人則淺與之接矣凡人至于小人欺也處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未嘗形

## 可謂善處

韓魏公處人容君子猶餘蠆之毒惻隱之攻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

## 作堂訓諸

李節先生作籍一日作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己之力賢己之才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才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之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而不為君子者未之有

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如此而為君子者未之有也

## 而人不厭

魯公亮為翰林學士未識趙下而不臺官薦君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本鈞六御史其言常欲 朝廷別言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道當刀排而能之後及無忌君子不幸而有話語當懦肯受惜以成就其碍故言事雖切而人不厭出自數言偏

## 治亂之本

元豐六年當公使上書八事大抵論君子小人為治亂之本神宗語輔臣曰當輔有章疏來章惇曰輔所言何事帝曰言朕左右其小人惇曰可令分晰孰為小人帝曰輔三才老成世可令分折失左右並王安李進曰輔之言是也對朝惇曰貴安禮曰左丞對之言小人矣安禮曰吾輩今日誠于聖諭明曰聖奈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博無以對先言五月大星殞于公所居還政當下空中申為告公登仙臺其香石秋知其時終闕六月丙辰司馬温公亦中心宣公來市發公之子紹庭言法曰先公自有對御章疏一通親書表也公曰留不啓封以留蘇內翰作公神道碑遂謂世莫知其所言有是也中使讀祭禮息其厚效由方遠一奠而已

## 義利而已

神宗皇帝銳意求治將大勵臣下刊忠献公韓琦對面賜襲論國論人物邪正之條對榜誦 上竟認納因上流極論其畧曰君子小人之分有義利而已小人非不是閤時心之所鶩不在乎義故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

變而為攘陛下有君臣之意今僅以為壓陰其于變君之心意因之新以客于其間今天下有志于取高之論有欲于事無之論故以此為流俗所以復為亂者矣意者以進取為可可著贊利者以守道為無紙匪頑以 陛下遠心平所直重好忠前日意以義爭若今更窮其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亦因其常稍抑塵謹經偽至近塵忠遠宰于苟合之人稱崇小心舉慎重難進易退可其有篤之士都高華下品制刺合叔遇與不及之俗使會于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徐俱平枕談変化惟陛下分全之而已

## 分別淑慝

張公商英從容進見自以身言說職在分別淑慝以章言曰臣風下為陛下所思如富弼之忠孝之文彥博之器度呂公著之純粹陳亦之敬仰必之言發韓絳之功正公王之潞之顯頤司馬光之李行張方平之才識王珪之文推范鎮之清謹唐介之方郡何卸之者類呂公著之許孩趙物之萬琛勝甫之兩顯韓雄之光都郡之酬亮是皆曹之罰器有在朝臣者也如甲之疆實如乙之根交切兩之邪是皆是之蘇軾宜畀四商者也常圖寢之不防

## 小人黨或

時西北偏帥有以威敵作竟請于說 上曰誰為陰功曰臣之陰子父之陰婦者天之陰宦侍者中國之陰皆鉏刈之上怒矣珪語但為小人黨或耳

## 雖勝亦非

神京開政府地震之變公曰陰如范純仁者小自咎曰大略與蔡卞輩逆竄與鴟梟爭食連與逐俳相觴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推不能勝亦不可勝不推不可推勝亦非也

## 誠意不可欺

韓魏公嘗言仁廟議配郊食清議皆與布公不以甲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頂時丁謂立朝天下聞以善事皆歸之家分未必尽出於公也聞不善事皆歸之晉公未必晉公也蓋天下之善惡事歸言人之俯身誠意不可不謹

## 元勲盛德

韓魏公元勲盛德如此聞人一小則目謂不過也每見文字有攻大隱者即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

## 得以善稱之

晏元獻公殊為之到在過人必以誠雖処富貴如寒士樽酒相對欣也得一善之如己出當時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

## 自視如未足

郝公浩梢絜者有志行記覧該贍華数千言立就斯可畏者然自視未足一工善無貴賤必與之交無德逊以收而取之

## 可謂自賊

呂榮陽公希哲嘗言世而若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両寄我者死矣予其子不肯受

毁吾吴子承之弟召吴子舜之曰之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而仁杞
誠之公言觀此事如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戒矣人皆可以為堯舜
蓋觀如此
而知之

## 相公不知

韓魏公言布文當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行
者布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
者之不
至也

## 微示意以警

陳忠肅公瓘推誠知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
未嘗面折微示意以諷之人多退省悟服其好獎雖後輩以一言一
行苟有可取即稱美傳揚已然

## 推題不足

胡正敬公行推獎後進今世之明士多出其門居然見實見容心開時
單有善若己出至有所不可襃見于色或夜不能寐于任其責者凡公
所以有行之終身者有教稽以君子為人之所難而自有謂不足以
明後其遺武子孫無得述嗚呼其所未任重道遠而惟善唯日不
足者矣

## 人物為己任

正獻呂公著曉故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于天性是天有以人物為意者公心閣其所知與所聞參互考實以待人求之前議故事盡誠云歸傳取衆人之善以為善至其所當字殺默不可回奪也

悉以疑事問

司馬文正待賓客無問賢愚長幼悉以疑事問之有草簿數枚常置坐間苟有可取隨手記錄或對客即書率以為常其書字皆真謹

廣志卷之三百三十五

# 知

## 知人

### 要語

書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論語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孟子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固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豈可聲音笑貌為哉論語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范雎傳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列子聽之聞察之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為聽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事實

知人為難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賢不進

臧文仲察文元疑累生也畔柳下惠[illegible]之所文仲知其賢而賈不退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聞絃賞音

曹公使蔣幹說周瑜先意之謂幹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出吳書

知其必貴

何充嘗詣王敦敦以麈尾指床呼充來曰此是君坐也及庾薨充為參錄尚書事王珣與謝玄為桓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

誤天下蒼生

王衍嘗造山濤嗟歎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號為冰鑑

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鑒龐德公嘗謂德操為冰鑑

能知房杜

吏部侍郎高孝基稱知人見房喬曰當備為吾恨不見其從耳聳昂霄見杜如晦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知其必叛

張九齡曰祿山失律喪師如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相反不殺必為後患帝曰卿勿似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 知其內儉

郭子儀病甚百官造者不屏姬使及盧杞至則屏之侍而待家人問其故曰杞外陋內險左右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

## 為道出處

蘇子容丞相及張為南都從事時杜祁公方至仕君南都見蘇公大器之為道其平生出處本末甚詳曰子異時所至亦知先天願勉自愛蘇公唯唯謝之

## 知入玉堂

熙寧間蘇公頌以集賢院學士守杭州課況之以朝官通判明州之宦道出錢塘公一見異之留連數月待遇甚厚既則復遣介至淨亭手簡勞且一視道曰石硯一枚留為異日玉堂之用課公姑謝而留之元祐六年課公在翰苑一夕值召甚急將行而常所用硯誤墮地碎巷卒取他硯以行既至則面受宣尚書左丞蘇某拜右僕射公受命退歸玉堂方將思命詞涉筆之際視所携策硯則頃年錢塘蘇公所贈也因撫然大驚是夕課公亦有左丞之命他日會政事堂語及之蘇一笑而已

## 心服二人

溫公退居洛陽每論當時人世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心伏服之

## 冠丁相軋

寇萊公與丁晉公友善稱其才文靖公言數寇公尚為丞相萊公屢以下為師公不用何也文靖答曰今於為恭稱此則當用如斯人者果可當國乎冦曰如丁之方相公自度終能抑之君文靖曰唯行且用之然他日勿悔也後而二公參政果鎮軋竟如文靖之言

## 知其秉鈞

王沂公制知誥一日至中書見王文正公問君識呂夷簡否沂公曰不識也退而訪諸人呂公方為太常博士倅濮州文政曰比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曰公何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之類沂公始愛之及丁晉公敗沂公引為執政卒與沂公並相沂公從容道文政語皆嗟嘆以為非所及

## 知制荊公

韓魏公嘗云吳長文奎有知但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為必可致太平唯長文獨語曰王安石心強性很不可大用呂誨可任御史中丞將對從政殿司馬溫公察問曰今日欲言何事誨公曰袖中彈文乃新參溫公愕然誨公可改色曰王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言好執事見不通物情輕進難而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可容置諸事宰府則天下受其弊王安石始為政司馬溫公上疏于用陳其害曰後于事及二十余年元一不如公言神宗將召用介甫訪于大臣爭稱平之張安道如為亟肯默言安石言偽而下行為而堅用之必亂天下

## 不以貌取

子路曰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下相馬以車相士以車以容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

## 不能擇人

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

## 用賢

李文正公昉為相有求差遣見其人方可取時叔用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叔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或問其故公曰用賢人之事或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其下用者既失所望又正善辭此取怨之道也

## 善用人

呂文穆公蒙正諸子曰大人為相四方無事甚善但人能無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公曰我誠無能但有以能善用人耳此直宰相之事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人贄謁見必冊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私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為公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 姓名簽疏

真宗時王文正公為相賓客雖故坐無敢私于之者既退公察其可與言者及素知名者使吏問其居處數日之後召與言從容久之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所言而見之觀其才之所長密籍記其名他日其復來則謝絕不復見也每有差除公先密疏三次四人姓名請于上上所用者輒以筆

然其首鼠兩端皆莫之知名曰于堂中議其事同列爭欲有所引用公曰當
用其人同列爭之莫能得及奏入未嘗不獲可用列雖疾之莫能間也

## 不用浮薄

真宗初即位李沆為宰相雖敬之常問治道所宣先沆曰
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人曰如梅詢
曾致堯等是也帝深然之終帝世所人者皆不進用致堯自
真宗之世至仁宗初年多得學重之士自沆力也
又東坡志林云真宗時或薦梅詢可者上曰李沆曾言其非
君子時沆之沒二十餘年矣

## 中外允愜

王沂公曾當言始參大政屬故大尉王公當國每進用朝士
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若人賢則曰試知此人知然歷官尚
賤人望未當且俾養歲久不渝而後擢人則榮塗坦然中外
允愜故公執政之日尊行是言而人心皆服

## 明揚士類

韓魏公言王沂公曾面門下參曾見最放一人亦文成問
趣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沂
公應之曰見諫不思即恩若己出怨將誰歸希之惘然矣
曰真宰相也

## 尚須檢例

章聖當謂兩府欲失一人為高品帶指揮使冠集方議
其事吏有文籍進者公問其故曰例簿也公叱曰朝廷

欲用一才官尚須檢例即安用我輩哉曹國政者正內也

## 陶鎔之地

崔公儒諫議大夫立之才子韓魏公未入之地世惟亮直善面折人魏公折事用賢可有非其人者公嘗曰公吾陶鎔之地宜法造化今為必造化以成虎者告人物致地於藪澤虎於山林分乃治於通衢使為民害何救手魏公甚嚴憚之

## 可充其選

仁宗問王懿美曰大僚中孰可命以相爭者懿每曰下臣敢言帝曰姑言之懿美曰唯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進帝憮然有問曰惟當彌耳懿每日升曰陛下得人矣既告大進相富公大夫士皆不勝相賀咸喜以聞帝益喜曰吾之擧賢於旁

## 何以更得淳原

王問近相陳之外議曰何光對陛下擬用宰相臣愚賤何敢意上曰第之名光曰今已宣麻說告中外臣雖言益上曰雖言誠然光曰閣人按陰楚人輕一令二相皆閩人二蔡政皆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更得淳原上曰然令中外大臣更為可用者傳升之有才智亮氏表邊事

凡人莫乃先曰計才之許如至皆但能不能人事而不可舊
之昔漢高祖論危以王陵少範陳平可以德之乎智有余然
唯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禹如薦桑之見才知之士
少得忠直之人從容勞之則明主用人之法也上曰然升之
朕因己戒之先曰留弼老成有人望其去可用上曰朕所以
喜之至実後堅欲去光曰從所以數去者蓋以許言不用異
司利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朕不從未可也自為相一無
施論進知去求後信于沅之言去雖魏因家事亦物以如固
也上人也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長都則發之大遇也
但不曉事又都有則其實也上曰稀獨敢當事吳于留弼但
未發耳光曰何實有中心固家之心但存遂非則其所短也
上固歷問卻臣之呂惠卿光曰會卿除巧非佳士使安石負
諫于中外皆忠卿許為也近日不次進用不合忠心上曰惠
卿明稱亦似美才光日惠卿文辨成如聖古朕用心不次進
用不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上固論余諫
天子耳目光曰諫天子耳目陛下當自擇人今言執朕政短
長侍乍逕之參易以說改之當臣悲忽明將有所敬也家上
曰諫官難得卿更為擇真人光退而奏臣薦蘇軾充規趙參
若

## 口才未必實効

杜丞相衍微撫州中薦長安而布衣雷夫才賢可任底命賜對
於便殿簡夫辨給善夫奏條例西事甚詳仁宗亦加之即擢旨
中書公檢真宗召故事是時呂許公夷簡當國為上言曰臣觀
士夫可口才者未必有實効也對之以美官異時用有不周即

難于進退莫若且除一小官徐觀其能還擢未晚仁宗以為然遂除擢州莫官滿夫後果至員外郎三司判官而才實無大過人者出

呂公夷簡

## 當從人望

至和初陳恭公罷相而並相文富二公正衙宣之際上遣小黃門密于百官班中聽其議論而二公久有人望一但復用朝士往往相賀黃門具報奏大于時為學士後數日奏事垂拱上問新除彥博等外議如何除以朝廷為對上曰古之人君用人或一夢卜苟不知人當從是人望夢豈是渴曰故余作功批荅云永尚道聞之所寄至于夢而求賢孰若用縉紳之功言中外之人望者其述上語也出

歸田錄

## 極言美

陳執中以前兩府知青鹿青齊一路安撫使率民錢穀萬貫備成民閭善之會賊王倫起沂州人青州竟執中遣有齊作賊衛永吉捕係尽獲之上聞之嘉永吉以為能起迁閤門使入見上稱美其功永吉公曰臣非能有許成也皆臣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行幸有成尔用極言執中之美上意多永吉之議而賢執中為穿相執中在青州久可君之遂以執中余之政是于事誅官蔡襄孫甫寄事上言執中款復不才若誤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行該官事不止上乃命中使有出告耶書州受之宜謝竟日朕欲用部章辭皆以為不可朕不風人言王用那耳明日諫官復上殿上作色遣寄之曰豈縱論臣

夜中罷展已名久矣詳當有不報後，洗中府至中言其非在行
音得家為密實昌對與執中參知政事充諫論執中勇與之立異
谷諫孫庸所言既不用因求出下中書中書其奏云諫院聞人乞
且富二人供職既奏上須之退揚節名吏出劉子令寔南爾使隱
行及得既置執不削罵曰節者上無明者復奏何得述令如州吏
還白行：取劉子懷其之執中遂奏云行堂慶二人前欲令其在
諫著其閏禮推及臣竟其臣遂取劉子其之以敬遁廣欲不中明
白行左還中書丞相出知襄州仍節日發遠貫昌朝為襄知稲州
府鄂州領之得家亦出知陳州執中為相

## 白以為得人

龐莊敏中白政使并過京柳謂上是時上新上文宮為相白以為得
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皆朝廷為遍階下拔而用之
甚劉天下之望上曰議如節言文彥博執方私至于為獨萬口同詞
皆云賢相也公曰文彥博在復與之言同在中書許知其所為實廉
私所但惡之方毀之耳光前有考諸而出今當與畏慎者為獨須為
樞遍使未知大陵朝士大夫未有與之言者故交口譽之異其進用
時己有所利為若副獨以陛下一厚祿倒利且則非忠臣何足賢也
若一以公議禁之則向之喜治將轉和為謗矣陛下之齊祿家也耳
陛下陛知三賢之賢而用則皆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
以一人之言進之未能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從大平之功未見可
致也上曰
卿言是也

## 推挽正人

蘇公頌自少所交皆當時豪傑及登显近務推挽正人占士不問識
與在不在相位時避遠權勢門雖賓其進退士大夫無識事私意以
故人不歸恩而
怨讎亦不至

## 愛人以德

東坡言頌成制科中程後英宗皇帝即欲便授知制誥言國歸公曰
蘇軾之才遠大之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
之士莫不慕畏思降伏皆欲朝廷進用之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
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
曰且與修注如何韓公曰既註與誥為鄰未可擬授且于館中
近上帖字之它曰擢用未為晚乃授直史館東坡聞之曰公可謂
愛人以德矣

## 好德樂善

呂正獻公平生以人物為己任好德樂善出于天性士夫有以人物為
己者公必問其所知與其所問參互考實以待上求神宗嘗委挽故曰
呂公著之于人才其言不欺而推行之于稱物其于用人物為從疏密
一以至公待之雖有舊怨亦不廢矣

## 書當世名士

元祐初呂正獻公為用當時善士人之有一善無不用也皆以數
儒者書當時名士姓名既而失之後復見此紙則所書人姓名悉
用之矣晉獻公當親書適陽蔡公曰當世善士無不用獨介以故
不得用亦命也

## 論才人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士同論才大槩公奏曰人雖得嘗歷寵大夫固能否不一生忠實而有人職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誰得可借以其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聽變此人小忠不可用二聖諭曰此言亦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 先器識

劉贊甫正累言其余用人先器識後才藝李旦提參以察其性行學薄終不輕授以識故任才為之士或多怨公之不恤也服之不問識與不識或多雜士有以肅望之鄉閒上綠公笑而不答論者謂元祐以來能意人物為意知所先後之而無遺莫者為之首

## 邪正難辨

六年二月正叢更升振察東奉士茶書根察院事由奏言之太皇太后諭曰卿材望故不次進用公遜謝而進曰陛下聽政以來納諫從善務各人心所以朝廷清明天下安信願信之力熙之守物夫輕率千萬世之福也用之際更賀審察邪正難辨之少差治亂所繫少進而西日陛下今日進聖李右正欲理會邪正字正人任朝則朝廷安人君無內奉天下平治邪人一進則朝廷便有不安之容非謂一人便能如此乃其類應之者上下受敵人主無由得之不覺者或禍患耳二聖深鑒之公又進曰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理聖人誰謂君子在內小人在外則成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則成否小人既進君子不肯與小人爭進自然稍稍引去君子與小人並進則危亂之基也此際不可不察乞陛下常用心如此

## 用其材之宜有七臣

上方剛精有為廷臣多進用者張商英挑既論七臣而說上以清淨無為其言曰臣聞公輸知材智美惡然後能用其材之宜而作合室伯叔之藥之陰陽然後能村之宜能用其藥之難是治其病人君之任其臣下亦猶此而已矣有大臣中有臣有能臣有幹臣有容臣有巧臣有事臣此七臣人主不可不知也欲知七臣之所為先現其趨向之所浮則道半矣行意修于家道德重于身明于天人之微達于去就之至讒雖並用而不敢臣細並行而不亂若此者大臣也剛為王卓然自信諫君之過期于鼎過去民之害期于無咎不超而難雖不辭怨于居會若此者忠臣也知足以應變術足以御煩劇取信予民而民實受期賜命取愛而君實賴其功若此者能臣也治不則睃利而速富使則皆道而速從集事則剛刻而速成若此者見臣也偷割為成無辯否不恤國之安危不顧時之利禍主之所予之主之所奪從而奪之古祿時竊為妻子昆弟說若此者容臣也不義而富佞卲而君不知黜黜而重不測若此者幸臣也揣摩抑善用機數迎凡賢肯鉤中主欲其小信以其大詐委以小忠以濟其大姦若此者巧臣也大臣進則帝得其年命臣進則王業成矣能臣進則霸政強以幹臣進則國本削矣容臣進則主所民日矣幸進君子見矣巧臣進則社稷之矣此七臣者社稷成敗治亂繫之而人生之所當察也

## 得人之盛

虞公允文蘊上不世之敏深思所振每日宰相無職事常擢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懷袖有一小方冊目曰材館錄聞一人喜以書再論蜀皆為江應之辰趙雄吾芝及為相首用書於張震洪遵渠克家石奇二十余一時得人之盛稟稟有言允治歷之見

慶事

要語

書仲虺之語曰新萬和懷志曰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太甲德惟治否得乱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乱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后

無輕惟事民安無安厥位惟危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居政事惟醇

召告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史節惟日

其遺王敬所不可不敬德

予曰一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周孚

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見洛誥

多方自作不和爾惟克勤乃事

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

我受民立政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

準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惟我哉爾室不睦

爾惟和哉

周官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

墻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

克果斷乃罔後艱寧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

前政

論語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君子義以為質礼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孟子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

筆疇處事不可概概而不可改改則亂執無定概

則狙硬惹禍和易其身心慊恭其言語近恕而行
則無怨而躬全矣

## 讀書錄

処事當詳審安重為之以識難斷之以果決事了即當若無事者不可以処其得當而有自得之心若然則又為果決矣倆一事答下中節縱又不慊大事小事則乎処之便不至于敢人視听失勿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処事了不明之于善左抄処事大宜心平氣和安重身况能処大事輕沒不敏嘗是人番當事處置得宜看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大功諸天地得氣人群視之若無分定此也　処事最當熟思緩處熟思則智其情緩処則務其當天下之事　緩則得忙則失光曾謂天下甚事下田忙後錯了此言　當熟思同事不喜不驚消可以當大事　以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事可加作事快心以甚其略蓋消息循環自然之理特之有道則難充而非滿矣人之自立當断于心若實見得是當然竟為之不可因人言以前却而易其守事合義雖大臣不惧不合義雖小當謀萬事差錯只是：非：頑則。事乙性不近紗事貴審処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從錯了真男也曰事幾入手便急界甚發晚近香督処事有二法如以别可否義以決取大吉斯無過矣　処事便當揆之以義深以刻薄為戒每事當從忠厚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言當思

事實

## 政在養民

虞作禹作司空言以帝舜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陵襄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德惟善蓋度上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 作新大邑

周召公佐成王位冢宰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大保召公先公周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周公既公政成王作立政於洛于王

## 出納王命

仲山甫佐先王中興王命築城于齊尹公甫作成民之詩以送之曰天子是若明命使賦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甫謂王命秘仙庶時之邦國若否仲山甫

## 經營四方

召穆公虎受君王命平淮南之夷詩人作江漢之詩以美之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君子小人召公是
似筆敏公用錫時祉

## 相桓公

列国濟管仲相桓公制国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大士鄉由政以寄
令與諸侯以通海王之力以三選擇賢才于鄉長之推說于官長之
漢復視自齒桓于是民皆免于爲善相地而征山澤洛治其時于是
民各安其居正封疆勝重獎召天子之遊士舉諸侯之禮亂皆而先
征之及魯滑于曹使爲南代之王反全族于衛使爲兩法之王反紫
天攻獨于燕使爲不伐之主故齊国爲境南至洞鶴而
一至濟北北至河東至紀御兼人百乘之數乎一戰而師服者三十
一個

## 收秦圖書

漢高從是公至咸陽知將皆走金帛才物之物公之何獨先入收秦丞
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強弱之處
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項羽與沛公爲漢王王：恐散改之
何諫曰雖曰漢中之惡下稍于命安乎大能詘于一人之下而信萬乘
之上者湯武是也臣百一之臣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蜀巴還
定三秦天下可圖也　王曰善乃就國以何爲丞相

## 發敗公事

張良從漢王在滎陽項羽急圍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曰
其至六国移後王日善趣刻印未行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
有我把撓楚權者日以一語告王曰如良曰誰爲大王畫此已大
王自去臣請集前箸爲大王籌之言其不可復立六国之後者有

曰七日天下游士皆願歸其舊者去歸時陛大王游者從故日夜
望歸天之地今復立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取與天下
乎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 收取滎陽

酈曰期還漢王擊楚楚敗日滎陽成皋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
以距楚食其則曰臣聞之知天下之天者王事可成下之天之者
王事不虛成王者以為天民以食為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人笑
臣聞其下獄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方乃一而東北乃天所以
資漢方今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紅女
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百一今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
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大行之道拒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
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

## 膏腴之地

婁敬當帝初定天下將都邵陽敬說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
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因秦之故此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
天府地下入關而都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時有也天與人斷而
不益謀亢拊其背不全勝也臣陛下都關中左右大臣皆山東人
多勸帝都邵陽
張良曰邵陽雖小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
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雖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
固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和謂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相一
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謂京城天府之國

## 舉事無所變更

曹參為齊相惠帝二年蕭何則曰君參代為相國舉事無所變
更一遵何約束參子窋為中大夫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
朕與讇窋歸誠問參下笞窋曰趨入侍天夫下士非老所當言
也至朝時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帝曰朕今乃
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和言曰君以不及也參
曰陛下言之是也臣高帝與蕭何定天下之發令既明今陛惟
扶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君休矣為相三年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發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失載其清淨民
寧

## 可屬大事

周勃為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為可屬大事惠帝為尉及諸呂
用兵秉兵欲危劉氏勃與丞相陳平謀曲周侯酈商子寄
與呂祿善使人劫商令寄紿祿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下劉氏
所立九王呂氏三十一足下不急之國守藩為上將兵留此
為大臣諸侯所疑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時勃欲令不
軍不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乃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酈
寄與典客劉揭說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勃入軍門令軍中
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遂將北軍丞相平召朱
虛朕劉章佐勃共誅諸呂無少長
皆斬之遂迎代王立之是為帝文

## 擁召立宣

霍光受詔帝崩諸將議帝及霍光承太后詔迎立昌邑王賀賀亂淫不足奉宗廟萬姓光奉群臣奏太后廢之會大臣議所立未定光祿大夫丙吉言于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群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而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今天下昭然知之矣通于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先使侍令十八九令之然後決定大策光用其言會丞相以下奉太后迎曾孫于掖庭而位之是為孝宣皇帝

## 同心輔政

魏相少明易經有師法及為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術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請帝行之勅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宣帝皆重之

## 保全其郡

侯霸初為臨淮太守王莽末霸獨能保全其郡光武既任徵拜尚書令時無故典朝廷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有益于時者皆施行之每春下下寬大之詔奉四時之令皆霸所建也

## 緩刑弛禁

三國蜀諸葛亮治蜀頗上言峻法政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而秦民知德宜緩刑弛禁以慰此請之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可以引濟劉璋暗弱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今

威令之以法刑則知恩限之一爵〻加則榮〻恩並濟上下有節為
治之要以斯著矣　未發而蜀大治

## 尊獎王室

法正說先主曰昔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舉則此勢以圖
巴蜀而留而侯濟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知不逮而
立不足也必將內有憂故耳今差淵郃才不畧不勝國之
時將帥舉仲往討則必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
一傾覆寇敵尊王室中可以蠶食擁京廣拓境土下門以
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先主
善其策乃率諸進立漢中

## 辭色壯烈

晉祖逖為軍諮祭酒時元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為說曰晉
室之亂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戮遂使戎狄乘隙獨流中原今遺黎
既殘酷人有奮擊之志誠能庶幾命將使言逖等為之統則郡豪
傑必因風嚮赴向溺之士欣于來蘇庶幾國恥可雪帝喜乃進舊
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
徙部曲百余家度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忠言而復
者濟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三
千余人而後進

## 不新其耳目

高馮貞觀初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草且多例隋舊奕謂承亂
世之後當有使更乃工言紀綱大倡皇帝察之威也六叢光不

相沿焉不行頒注周帝誥書禮下探其更正之官名兼令一代
言其沸盛矣奇況於齊隋之為營由本沒天下久若隋煬安得不
新其耳哉改朔易服色變律令革官名色猶作樂治中使民名知人
感德之深此其時也然官貴簡約下從官百不如虞氏五十周三百
不如周之百又嘗書輯抽書絲宗等六篇始皇為抗而作湯刑周禮
政而作又刪至衛數為奏於制增鑒願抽書絲宗等六篇治皇為
扶書錄此失于煩不可不監帝善之

## 同心齊謀

杜如晦與房玄齡共筦朝政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曲率二
人討裁每議事帝所玄全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善謀兩人深相
知故能同心濟以祐帝當時言相必曰房玄云

## 展盡底蘊

魏徵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曰若副信以引至卧内訪天下事徵亦事
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所條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帝嘗
曰朕始即位推徵勸我修文德安中夏則遠人服今天下大安四夷君
長皆頓工獻此徵力也又曰徵觀之後納中諫正朕為國家長利徵而
已雖古明臣
亦何以加

## 列五上事

馬周貞觀初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舍人列上五事以為今天子
大定而刑未措者何哉蓋謀亂之臣臺閣之吏不崇簡易而取

經遠故執憲者以詳刑為奉公當官者以便下為否固如而畫入聖人主所貴成者也以澤溫厚備潔者任之敦朴素書淳給使家誠蔓奉人知廉恥自然禮節興矣陛下身率節儉而其織來息否其才䘏碑惜其力無使斃終內數周京師之本土從人備言少科役多宜蒙優賚令得休息強本弱枝之義也至江南河北人猶籍閑徵家產旁均量勞逸功校勲職之家邑入將稍是以奉養而貨息出本事求什一下民化之就為雖刀加行懲筆今外官畢品皆未得祿故機寒之功矣速不能全行為政之道期于見從不怡其慶而欲其在遲遲容哉出稍弃經繼知而便宜不息也宜及戶口之恤繫倉吏之實稍加廉賜使得事父母養妻子然後皆督責其効則官畢力矣太宗稱善

# 小心精潔

陸贄始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幸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為雖外有宰相大議而參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遍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楚昭王出奔以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心無不感動流涕及輔政不敢自愛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深切或規其大過者對曰吾不上負天子不負下所學皇他恤乎

# 世務其謀

攺秀矣萬可賞御嘗以禁兵寡弱不足以備非常言于德宗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制小以制一令外有不

庭之廣內有禳何也臣而道如莫小李有忠謀如童穿之聽雀庭其獻者有取才也若去之則丈廄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李亂君一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

## 緩急調發自

李德裕進位司徒會昌時黠戛斯遣使宜且言取安西北庭武宗欲從其意其斯末其地德裕曰不可安西距京師七千里北庭五千里異時由河西隴右故玉門關皆我郡曰往往有兵故能護邊調發自河防入上著則道出回紇今獲藏未知意異斯果其地和得今安西可得即復置都護萬以人往戍河所以發河隴積饒係天德張武于京師近力猶有不足況七十里安西哉臣以為雖得之無也用也帝乃止出五論書

## 敦本則百姓

李藩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憲宗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屢之有何設而然藩對曰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及是屢帝曰當以公等上下相日勗以時此言

## 彈丸之地無所外

宋趙普為相太祖即位初數出微行或過功臣家不可測普每退朝不敢脫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謂帝不復出也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帝曰已約晉王矣已而王至共于普堂中設重裀地坐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

着一擲之外皆他人家也來見卿昔日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也亟輩臣等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之久曰非臣所知也帝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平諸國彈丸墨子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議

撫髀稱善

呂端為宰相時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援而鄙之欲誅獨召樞密副使寇準與謀準退自相幕次即過不入端謂大事使人邀準至問曰上戒君勿言于端乎準曰否端曰邊鄙常事端不必與知若軍國大計端備位宰相不可不知也卒遂告其故端曰何處之準曰欲斬于保安軍北門外之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者也願少緩之端凡奏曰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相曰乞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子陛下今日殺之明日斷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讎愈堅其叛心耳宗曰然則何如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撫視稱善曰微卿幾誤縱我事即用端策其母後病死延州繼遷子亦死繼遷子啟納款請命

條大事以獻

曾公亮備起居注擢侍讀仁宗一日召執侍從策詩故事劉公亮侍固辭太夫人病謁告家居出次手詔執問公條六事以獻略謂安邊禦戎兵為使主兵者久甚甚則矣雖不敢窺邊取之得之要任之盡其才則將帥不足無人物危定則其

用省徭役不專在農則耕者益人除去者六年之賦寬民
衛及府兵番上十六衛之制明以令宋衛之弊言真者似直
發揚似忠以明聽言知人之難蓋其取當時之所先急而使
以施行者以爲說帝皆之

## 退而上十事

范仲淹參知事仁宗方銳意太平數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
淹從容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
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
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帝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

## 社稷之福

張方平慶曆元年矣仁宗郊祀兵和賊亦困方奏平戎狀上
方疏曰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較勝負乎直
歲後數引咎示信昭其自新之路中國勞力止息之其善意若
猶不從亦足以怨戎而兵機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帝喜曰
是吾心也命以疏中書呂夷簡請之拱手曰公之言及此是
社稷之福也是歲故書開諭諭加才平章明年二月元昊請
降方平又建言國家都陝指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
山川足恃時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以河爲主帝
常引淮江立盡南海天地已前至歲調民治之故水行地中
其從淺妄者爭以掘地役寶爲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
利只寸而覆丘山也乃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
帝稱善弼曰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還尚書左
丞

莫若寬天下之民

范鎮仁宗時至諫院上疏論民田因弊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七日為經費其三以備水旱非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監鐵度支今古書主民其實主兵三司主才各不相知才以匱極而兵無窮民以困三司取才不已請使二乙通知兵民又言備契冊莫若寬晉民備靈夏莫若寬秦民備西南莫若寬蜀民備天下莫若寬天下之民天安所以獨民而及賊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兵與窮民也

聚斂困天下治

傅堯俞加於末為監察御史時伐國用言利者爭獻富國計堯俞奏曰今度之歲用不足不可忽然欲求其弊陛下宜自儉克身先天下無奪能農時緩害債捉是則可矣不然徒而欲分便為之無其聚陰者用則天下使矣

賦斂過重民所不堪

歐陽脩同脩起居注知制誥奉使河東白方用兵議若欲廢麟州以省饋餉脩曰天險不可廢廢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並不如內諸緩急得以庶投而平時可省轉輸于策為便由是民得不廢又言忻代岢嵐禁地廢田頗今民得耕之不得將為敵有朝廷行其議歲得粟十力斛仇向東豳陰重民所不堪者悉要罷之

廟堂不處決委選吏

呂公弼神宗時使郡審議書敍前史處一齊更高一深公言曰何以
由章西故究達中間相去千里若合為一盜降有疑差將何以
處數下邊臣使議之公弼曰廟堂之士不應決而委偏其司才
乃止陳升之詠議衛兵言曰十以上猶不中程昔藏其徒之雅
暗公弼以為非人情帝曰是當退回剩言者今效為優饒何以
害公曰陛下欲主事整名正怨誤因是既使去本是人又前其
廢兼可重矣則之禁何釋絳議優內剩去弼力臣不可帝家為
之主

## 君子在內小人在外

王巖叟哲宗時拜福建安直學士還書院事陛下今日聖孝當
深辨邪正正人在朝則朝廷安邪人一進便有不安之象非
謂以夫能然冬難處之者叔上下常慕不及養成禍亂又曰或
吉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不知果有之否此乃陛誤
下也自故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聖人但去君子在此小人在
外則大小之在外君子在外則否小人既進君子以引數而去
若君子小人競進則未之始也此際不可不察察淵然之

## 侍敬之計

朱敬得田户部尚書高駐㑹州奏得使得殺之計有三曰形
曰熟曰氣而已形以地理山川為本故以城也當粟器械為重
署以將士師為本為先行固則持可以守攻法則背力氣以振倚
可以作用士如是則卒欲在吾度內矣因請帝南巡阻江為險以備
不虞

# 不能全勝

胡銓謂與周爲國使院編修官請都建康大略謂與人不鬭
搤其亢而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亢
與背之也而建康則搤之拊之地也若撫建康下臨中原此
高光興王之資也臣鄙之

# 疆埸之上宜各戒嚴

王應辰以爲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論使過全人數以
河南北歸宋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過
備無備之可異異議不足非患異議矣上下相蒙之可念今將
通和疆埸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歸款中外衣襲外
師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繼志七年之耻不思異時意外
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謂也方朝廷力排異議之將大
則擯逐小則竄爲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得見
間隙輕躁者何讒以希寵長傳者隨而以備任而忠臣正士仍
讎以自立于群小人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臣至切
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爲獻人之主可也

# 爲官擇人

趙葵淳祐間累官至同知樞密院事疏奉今天下之事其大者而
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須使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者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才其可以學者任牧義
剛正者皆風憲爲官擇人下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人之宜久然
後可以責其成效乞詔大臣講求規畫凡自關于宗社安危治
亂之大計者条具以奏審其先後緩急而等之則治功可成外

忠下從衆矣皇宗加號之美矣

## 有所驅獲

元耶立楚材金貞祐二年爲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居守讓
元太祖定都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髯美宏聲帝偉之夏
人長八尺以善造弓見知于帝美自矜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
者何用楚材曰治弓匠治天下者豈不用治天下匠耶帝嘉
之甚善日見親用及議籍中原民大臣勿都虎等以丁爲户
楚材曰不可丁逃賦則無所出當以户定之爭之再三卒以户
定時將相大臣有所驅獲往往寄留諸郡楚材因括户口并令
爲民匿占者死太宗時有于言者奏行交鈔楚材曰金宗時初
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爲利收鈔爲諱謂之老鈔至于
萬貫爲易一餅乃困竭國用當更宜爲鑒戒今造交鈔宜不過
萬定從之

## 養民之良法

劉秉忠初事世祖爲衣爲書記事見親任宏謀大計莫不預
及即位拜光祿大夫太保参領中書省事嘗命秉忠議治天下之
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宗舊典参以古制之宜于今者
善之命下之日綱舉目張時人才咸見錄用文物燦然一新帝

## 汰冗濫糧食之人

史畏良言如文宗曰今天下郡邑被如害者衆國家經費若此
之繁帑藏空虚生民凋瘵此正更新百廢之時宜尊世祖成憲

沈先澄蚕食之人罪上本不蒐之侵事有不便者咸釐正之
如此則天災可弭禍祥可致不然將恐因循苟具其弊益深
治亂之由自此分矣帝加納之

## 勸服其言

翰中懋公知永興軍府有姦吏不能制知公摘其惡者甚眾
漢唐其事可釐若罪雖誅不足以快天下然群陋懷人君子猶戢
少力事以薄其罪不若論而遠之既不傷上之意後但見奮戟
論輕必不致力營救又寧其去位必以次規進安得容其入耶
若主排之此輩側目吾人其禁危故而不可破矣淡嘆服其
言

## 罷之未晚

王欽若陳堯叟馬知節同在知府一日上前曰事於前上召堂
文正公公至則見欽若喧嘩不以爲公流涕曰願與王欽若同
下御史府公延叱欽若曰王欽若對上豈得此丁豈上大怒乃
命下獄公從容王欽若等侍陛下顧學上頻陛下議詔當行翰
典禮觀陛下天然不治頓旦還內來曰汝止上許之翌曰上召
公問欽若等自當一如何公曰公當與然未知坐以何罪上曰
庭前非忿爭無禮公曰陛下奄有天下人而使大臣坐忿爭無
禮之罪恐失於國之無以威遠上曰御意何如公曰領至中書
右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矣少間罷之未晚上
曰非卿之言朕固難忍後月餘欽若等皆罷

## 悉得其實

孫忠定公謂謝陸賛[illegible]曰近世傳其實[illegible]
委于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所聽但各于其黨詢之再詢
則事無不審矣李略察其旨公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
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有十得八九矣

知命
要語

仲虺之誥嗚呼惟厥終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太甲上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盤庚上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盤庚中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高宗肜曰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
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行
事　繫辭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詩大雅[illegible]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
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文王白章
文王章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命之不易無遏爾
躬一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
刑文王萬邦作孚
大明章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尔維莘
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尔燮伐大商思濟章
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清廟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天作章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
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以其請之酌章綏萬邦

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烈祖章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殷武章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

論語孔子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論語賜不知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

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得之不得有命

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曰莫非

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墻之下盡

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孟云

事實

杜門不出

漢張良佐高帝天定下封留侯即導引不食穀杜門下

不出當也相漢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

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良

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導引

老病乞致仕

董仲舒為膠東相以老病辭乞致仕武帝數留用之不得

朝廷每有大議輒遣廷尉張湯至其家問得失中舒于是

非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以對時論高之

功遂身退

疏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太子每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廷以為榮廣謂受曰吾聞知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十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恐有後悔其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少不亦善乎都曰父子俱移病上疏乞休骨宣一地以其年篤老皆許之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號邑子設祖道共張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哉歎息為之下位

後不復仕

朱雲為槐里令附顯復使白敖救佐臣殺高昂帝直之自後不復仕常宣為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礼因留雲宿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州小生為畏相吏也雲不復敢言云年七十餘終于家

祿以終身

鄭君為尚書以病乞骸骨許謂帝以為草帝章帝此幸濯在城亭均食勅賜尚書祿以終身鄭白衣尚書

懷止足之分

晉陶侃鎮武昌至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欲遜位居國佐史每若照之及夜篤尚將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

定簿封印置庫自家吾鑰以付王恕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

賦歸去來辭

陶潛以親老家貧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受用賦歸去來辭

郡公在第

南朝沈慶之封始興郡年滿七十固請辭事武帝嘉其意許之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同三司又固讓不許表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漢臣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為聖朝所須乃稽顙自陳言淚泣漣帝不能奪所以郡公歸就第

實所畏懼

許王曾虔以舊臣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三司僧處為修一子左僕射儉曰汝任重于朝行當有殊命之加我若復寄此則一門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客問其故亨僧處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其容更受寄邑始官謗耶公曰果于上前說張師德家兩及吾門

懇乞骸骨

唐李靖太宗時遣使十六道巡察風俗請從幾內道會足疾懇乞骸骨帝遣中書侍郎岑文本諭旨曰自古富貴而知止

者豈少能致積仕歷力于進公令引分休致深喜之功矣一
代法不可不所擢授持進茲弟李曰知虎天中為判部尚書
屢乞骸骨云宗許之曰知初不謀如家院得請歸即治行裝
笑曰座利堂何卑之見日如曰仕至此已過吾分人亦可厭
之有若愈于心當而足也既歸不治田園惟葺亭池引賓客
與如樂時了

闔門不仕

宗赭繼不好進篤士開李嵩以進士薦禮部付任執政不能
廷臧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艱服除閨不任任宗患
縉紳奔競論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扶擢則躁求者自當知止
如是詳湘之李博求厚守言維好古者李安如靜退乞如既
錄以亭朴修君試李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生簿

賢哉陶朱

梁執中羅執政刑南州年六十九生日設子弟族老人酬飲爲壽
其姪世修作詩范蠡副其績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
五湖魏中甚喜即日上疏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何處引去

雁蒋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所謂請不已魏蒋蓄今精力克
壯年少所不乃主人注意方後何處引去若此之望講以曰
得筋力未支明主眷深後乃去是不得已豈知止足之謂
耶凡上表者九于乞二十余匪朝廷不能奪聽二太子太宗

致仕

## 固辭

邵雍富弼昇相知富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棐曰為我問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然命為先生處事以遂隱居之志田為雍之雍不答以詩謝之富終不相忘乃因明堂俗可敕記天下遺逸富意謂河南尹以雍記時之意傳副洛以兩府記見雍不俯

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後舉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衣贈秘書省著作郎諸辰節

## 不干榮利

蘇頌為集賢校理富弼韓琦為相務推尚廉退有退有德之士以頌勤風操知頌頗久次儒館不干榮利要問所欲推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韓琦遺公書曰若子吾此處可謂其古君子者矣

## 遂乞郡

范祖禹以司馬光薦編修秘尚時王安石當國人皆奔競祖禹未嘗往謁安石弟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以祖禹獨不親附在未進用祖禹竟不往哲宗時祖禹為翰林學士帝欲相章惇祖禹言惇不可用帝不悅祖禹遂乞郡乃知陝州其後以蔡卞之讒貶求安置賀州復安置英州祖禹平生洛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慍之容及從貶謫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乃從取論處之恬然嘗曰吾本蜀一布衣耳今復在仕何為不可

## 解兵符

元使天澤初拜中書左丞相辭曰臣兄天倪有二子小臣氏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叨寵遇一門之內如三要職分析當辭憲宗不許復由李璮之反由權大重天澤復言兵民之權不可併于一門行之請臣始　即日子姪解兵符者十七人

## 怡然閑居

董文用為衛輝路總管至元間代歸田里當數歲僅蔽風雨閉書賦詩恬然閑居裕宗在東宮時數言文用動萬中畏何不見用于是臺臣復奏起為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使文用竟辭不起也

## 知義而已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命知義而已命在中中以下乃命起義如以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处以不可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安義命小人命以安義

## 得失之累

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事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智不勝氣若至勝氣若自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為己為親也只是以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者以為君子小人前可為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不起其何為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為中人以上者設非

為上者智言也中人以上于得喪之際不能不貳故有命之說然後安若上智之人更不然命推于循義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之事也上智之人安于義中人以上安于命若乃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固有定分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而為徼倖不可謂之命伊川先生蓋如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成功則天

范內瀚祖禹論董仲舒之語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謂沖曰君子行己立朝正如此若夫誠則天也

行心之安

韓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備名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季函二十年正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以其謂世間以講季論政則當功詢究若夫去就辭默之機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決也

謹勿為

韓魏公太知命每教其子常遵穆若曰吉凶定分非道以求之從
長所守謹勿為也今以孤中自信本嘗有負緣遇著而每遭人
主為知己今爲三公所恃者道與神明而已矣爲可至哉其自
守如此胡公希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為意在文館二十餘
年美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若命士人當脩有後世每為造
物者所彊世

## 有定分

東陽明不能致卻從界分定録元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原薄各
有定分世有以治刀取者自謂已能往往不顧名義諸殊不知
其間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使得有仁之名而不
悟其失百能風復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 皆合道理

徐斯川帰洪州敎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謂仕宦吾若端
得有一自曉必不復來回好帝亦須看在官如何師川曰亦
以免仕宦未得自如此則當復來做我仕宦處一般既免未
得須復爲地官姓以之後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者
師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縈纏而能如褶素何日亘吾所自爲
如何耳萌自此爲復者皆合道理而無愧歉而不能免者命也不
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恨其不免則無義命者不師川曰極是亦
待未此若做不得去之未能晚有言人知爲不知命固縱南
此事使自勞淡若知徹便于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于
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聞予使孔子不免于桓魋之難是亦天
也桓魋其如何哉蓋人之于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
何不人之而甚子分明為孩合所致不遇曾侯而以為不與遇焉

非臧倉之力蓋之命也見龜山録

亦皆有命

劉彝曰諸曾公公亮曾公由久知都官治狀甚數進擢然議論有所謂今姑少避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去進退神亦皆有命今姓名蒙記録而嘗屈于不合之論亦謂之命也曾笑曰比來士大夫見我政未始即有求々而不得則多歸怨而君乃有命自安吾待罪政府十年未嘗如君之言也

莫不有命

唐質肅公一百政府屏諸諸子曰君備位政府知無不言胡李母未嘗為汝等裁培而俞祿則見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消患未萌

內翰范公政三驟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即請致仕混化上三閣者皆為功堪安不怨功洛翰林學士功矣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奮群龍蓋其曰以除壅蔽文忠公亦得謝蘇軾惟賀之曰公雖退而明益重家公憮然不樂曰君子言聽既從消患于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永功吾独不得為此命天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哉

富貴有命

范忠宣公知袁安居伯兄久病心疾公親事湯藥飲食
居住以食服必公必親如孝子之事歲文貢文元守北郡郡
掌書記召絕枝椒閣書籍皆以託辭群不赴富文公忠貴之
曰臺閣清貴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謂亦難事何必若辭公曰

富貴有命
萬事從天

不若無愧而死

范忠宣公素號乞將呂大防所引拔布執政甚怨至指大臣
章惇落職乞除公草疏時或雖回駁如為解萬一或論非高
年所里公曰我世受國恩事至如此無一人為上言者若上
心遂開所係非小詩有不從果得罪貶復何憾命家人從蔡
以侍謫命公聞然一年素若曰致是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
章深戒堂史不得上與公復有諸陳終乞得上意遂從公試安
年前到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為近名
公閣而嘆曰七十之年同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
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
毋諸子怒章惇忠宣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
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稱
韓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
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以白
公白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
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illegible]死

豈非命耶

蘇公訟之孫曰祖父知滄州陛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斯
吾豈非命耶然仍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 斯人命薄

庵載穎德中以文章有名輒義以合爲知制誥相寔使
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政朴旨中書問理故曰非不知其
文但斯人命薄不苟尋耳朴曰公當以才進人何言命
耶命衰命賤知制誥及右爲宰士帝未暇而宰識者以
爲韓熊知人朴能薦士

## 自有命

蕭事莫非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者乎未嘗人在書局亦不知
謂親友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草
吹草動便生恐惧喜相做作閑書工夫枉用却時心力信得命
及便養得氣不得挫撓工也

## 信由天命

君子當守道奈得舊信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須求趨就
不顧羞恥以較才能對量功伐矜已揚声求然而拙或有功
持筆相瑕疵而獲謗或不喧時時人視聽求見發遺以此得
官謂爲才力何蓋食致飽藕衣致温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
朴素何獲不知時運之未不求亦致矣見棄迢未遇者便曰
爲智咸不知孔云不畏徒求無益也不求而得者焉可勝莫
予家訓

又何怨

蘇文正公平生于人見善稱之惟恐不及見不善行之如恐不尽見義勇于敢為而不恤其害用此數困放世然中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人而得人又何怨公實有焉

## 聰明

### 要語

易晉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鼎彖曰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書堯典欽明文思又克明峻德

舜典濬哲文明又明四目達四聰

皐陶謨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五子之歌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仲虺之誥惟天生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洪範視曰明聽曰聰明作哲聰作謀

康誥曰克明德

中庸唯天下至誠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荀

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孟子明察秋毫

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

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

大宝箴勿察而明

荀子人大察則無徒　謝安云弘以大剛不存小察

屈原傳誰能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

事實

美其明敏

列國鄒斉忌以鼓琴見宣王王善之弁為相斉有稷下先生

于髡之徒七十二人皆輕忌心欲設辭難之乃相与見忌曰

孤子奏龐礪之乙蘭羊史何如忌曰諸說北搭實以不肖見
等曰云内

賓客見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不得息何如忌曰
肖自臧吏使侯氏也見等三人忌三爲鷹鸇人美其明敏

## 禕識過人

三國蜀費禕代蔣琬爲尚書令于時衆務煩猥禕識過人每
省讀書記初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于人終亦不
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
之歡事後董允代禕爲尚書令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歎曰
人力相懸若此非吾所及

## 決斷如流

晉劉穆之爲左僕射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
滯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德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

## 裁決俱盡

唐姚崇玄宗時與盧懷慎同爲相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
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時謝于帝帝曰朕以天下
事委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及崇每事
推之

## 思如泉注

陸贄德宗朝爲翰林學士朱泚謀逆從駕幸奉天時天下叛亂
機務填委徵發指蹤千端萬緒一日之內詔書數百贄揮翰起草

思泉注初若不經思慮既成之後莫不曲盡事情中于機會
時吏簡札不服同舍皆服其餘其于義論庶甘明練理体數
陳師判下筆如神當時推流無不明把

## 精於裁造

吳奏為京兆君初府中多凌貴戚子不便蕭領每有讞獄皆
其時幽則遲凌取決李念李得容欺凌叩數一視九指嬉盡
中其數初無假借意由是
宋吳服凌精敏裁造

## 非卿莫能定

宋章齊賢真宗時為中書門下平章事戚里時有分財不
均者更相訟又入公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能決臣請帝
愈之齊賢坐府中召訟者問甲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
公少乎曰然令具款乃詔兩吏令甲家入乞家入甲舍皆
才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
卿莫能定

## 聰子

孔融年十二聰子陳煒曰大人小時聰子大未必奇

## 了了令吏

宋戴登与好李初為尚書令令吏彭城王覓一了令吏得法
與以為記室

## 事應繩墨

諸事其交趾王宗黃荊王星因萬萬曹應寘皆當天一身之行去
如姑至

覆最得任

五事隨舉

隨劉炫聰子精明視日不炫左書二方右畫元口誦目數耳
聽五事同舉無所遺失

發其告訐

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教吏為缿筩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詐
以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家家結為仇怨吏名相告訐
廣漢得以為耳目

知守令事

北齊邢邵子才為西兗州刺史守令長短無不知之定陶
縣去州五十里縣令妻日暮取人斗酒束脯邵逼夜攝令未
明而責其取受案問不知所以

遣人察事

季軌圖置察事數十人潛令于人間所察細事即刑推按
唐姓徵煊多遣人力販鎮門事謂之尋事

竹頭木屑

陶侃時造船木屑竹頭悉令舉之咸不解以後正會積雪始
晴聽事前余雪猶濕於是以屑布地及桓溫伐蜀又以所貯
竹頭作丁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

屬辭敏贍

梁朱异遷散騎侍郎掌機密其軍旅謀議方鎮改換朝儀國
典詔誥勅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
填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
間諸事便了

日覽耳聽

宋劉穆之内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壅滯日覽詞
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相參受

霹靂手

唐裴琰永徽中爲同州司戶參軍命書吏數人紙濕吏抑斷
軍時謂之霹靂手

隨即剖決

錢思公宗翰知封府吏畏其嚴敬因以事擊人數訴譖至七
日思隨即剖決萌中理者賊而誠之故無復來閱目聽訟一人
又至呼諾之曰吾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謝曰無有思曰爾
前訴云云吾識以某某字跡示之信然上下皆驚甚服

人稱神明

擢處知見州縣有疑獄歷年不決竟於上府擬廢得其實立

汶之人稱明辟湖湖司幹司丞文德帥素屢海上當試以雜事覆倉卒主辦皆合其宜一日謂之曰朝廷有家出此時將進淮東誰可者即對某將可又曰兵器粮草若何即對曰具營兵馬其庫器因某處矢石其數幾口占授吏胥親録成文德大驚曰吾求生輕文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吾何敢不敬

## 衆服其明

元王思誠至正初出僉河南山西道肅政廉訪司事行部至鄉縣監縣未迓思誠思吾來處曰此必貽吏未幾果有過于道側者問曰得吾監縣敬汝馬乎其人曰然監縣於非吏属問思誠先之故曰彼必來覷馬非詐而何衆服其明

廣志卷之三百三十六

窮理　知之目

附事類

出史篋集序　年勢不侔公與之抗杞出文選序集

延之上座出韓文　主人才且賢重士百金輕出

帚應物集　有地先開閣何人不掃門　却詩綉

衣人仍交布衣士並出劉長卿集　亟富貴於泥

箕雖萍羅於簪笏出子昂集　見我顏色温出杜

詩　鮮楊抱徐稱登樓引仲宣出元微之集

宋　歐陽公喜士為天下第一出冷齋夜話互見

樂善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為歐陽公所知

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常過重陽忠

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

衣系其間都人以異礼出杞燕語林　期待　待人下

要語

經後生可畏為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出語子罕子

曰義也清而莊出姚義　靖也恵而晰出李靖感

也和而博出竇威　收也曠而肅出薛收　瑗

也明而豹出賈浪　淹也誠而厲出杜淹　玄齡

志而寄出房喬　徵也直而遂出魏徵　大雅深

而弘出溫大雅　叔達簡而政出陳叔達　若逢

其時不臧卿相出文中子天地篇

史呂不韋曰君門待子門而大出史記本傳張負

曰固有美如陳平常貧者乎卒與女出陳平傳

長卿雖貧其人足衣也出司相如傳互見鑑別

初何武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宰相器故厚

之並西漢　賈復少事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

志氣如此而勤于李將相之氣　王允仕州郡郭

林宗見而奇之曰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之交

出本傳　馬援兄向謂援曰汝大才當晚成出馬
援傳並後漢　王見持久　呂虔遷徐州刺史請
王祥爲別駕民事一以委之初虔有佩刀上相之
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
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蔡邕徵從迎王
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出魏志本傳　呂蒙曰士
別三日則刮目相待出吳志　庾亮謂諸葛恢曰
明府當作黑頭三公出晉書諸葛恢傳　王導少
有識量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之謂其兄敦曰此
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出晉王導傳　何充嘗
詣王導導以麈尾指林呼充共坐曰此是君座也
及導薨充參錄尚書事出晉何充傳　王珣與謝
玄爲桓溫掾溫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

節王椽當作黑頭公出晉書 劉裕謂義隆曰王
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出通鑑晉恭帝紀
王儉幼為李王粲見之曰栝栢豫章雖小已有棟
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出南史 兔好李宗
徐孝嗣見之曰此謂人中麒麟必能致千里
徐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沙門王誌寶誌寶摩其
頂曰天上石麒麟也並出南史本傳 高孝基見
房玄齡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當為國器但
恨其不見聳壑昂霄云出唐書本傳通鑑攺觀字
為閱字 崔宏見高允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
照必為一代偉器出本傳楊素引封倫為土木監
每與論宰相之事終日忘倦因撫其床曰封郎必
當出吾此座稱薦于文帝出隋書

集利當長距終得壇場出張平子東京賦
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鵾鵬　君有長方不貧賤
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並出杜詩　勉君振羽
翰登取凌青冥　寄之垂天翼早晚起滄溟亦當
蒲其書頁並出劉賓客集　足下年尚強嗣德有
繼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已出韓退之答元稹集
知君志不少一舉凌鴻鵠幽深闇自適逸翮當一
遅如有長風吹青雲任俄傾並出劉長卿　禁林
聞得長頃鳳池水那能久滯止龍出元微之集
落落精神終有立飄飄方思杳無窮出杜牧之
蛟龍可足池中物鳳鳥無非閣上音出張承言文
混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可其奏其見敬礼
如此出西漢汲　參為奇相間賜東有盖公善治

黃老言厚幣請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出本
傳　擁篲而先驅出揚雄傳　雋不疑容貌尊嚴勝之躧履起迎出西漢　大將軍袁
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
延升上座出東漢傳　孔融深敬於鄭玄倒屣造
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
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出鄭玄傳　與廣改容並出後漢　吳張昭吳中
謂之仲父出吳志傳　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
屈致也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出通鑑漢獻紀
萬章為京兆君門下督從至殿中諸侯貴人爭卻
揖章其與尹言者出西漢互見事物相形　孫策
繫豫章先遣虞翻詣華歆歆葛巾迎策謂歆府君

德望遠近所歸策取幼推宜脩子弟之礼便向歙
拜出明沖吳書　孫策曰昔管子相齊一則仲父
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今宗出吳張昭傳許靖年
踰七十愛樂人物　誘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
亮皆爲之拜出蜀志　晉王導任丞相元帝委之
爲好曰隆朝野傾心號爲仲父出晉書本傳
郭奕爲野王令羊祜嘗過之奕　羊子去人
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出晉書郭奕
傳　翻狂吳魏大帝嘗爲州　飛蕃　設虛座出
三國吳志本傳　唐郭子儀德宗時錫號尚文
郭子儀代宗不名呼爲大臣並出唐書本傳
魏謨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事而竟
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嘖故中輟事

上嘗得佳鶻自臂之望見證來匿懐中徴奏事因
久不已鶻竟懐中出唐大宗紀　大后信重内史
梁文惠公狄仁傑羣臣莫及常謂之國老而不名
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並出通鑑唐武后紀
元宗遵遇姚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輙臨軒以
送他相莫如也出唐書本傳　寵使公素有重名
諸葛亮每至其家獨拜狀下出三國志　王維名
盛於開元間豪貴人虛左以迎出唐書　帝如孔
阜謁紀子祠帝曰孔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
遂拜孔子墓禁孔林樵採訪孔子顏淵之後
爲曲阜令及主簿出通鑑五代周太祖紀
拱祖宗見劉文獨拜出唐書本傳
傳說范逵既去陶侃追送不已且百許里出說苑

集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居黍
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出文選　燕王遵樂毅分國
頓同歡出陳子昂集　朕匪韓愈公為尹宜今無
忝御史不得為故常出韓愈神道碑時以御史大
夫兼尹　李白所遷二千石郊迎出李陽冰作李
白集序　宋祁前時得弄麾公刑想別出郡康節

詩

慶賀附侍人下

要語

經以慶賀之親禮異姓出周禮　士於大夫不
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出記王棠
史家僚吏聞沛公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
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出史記

呂

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一千閶人少之不爲通強之乃進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

出梁書互入謁見

傳記新進士每及第御曲親戚例以聲樂相慶

出天寶遺事

要語

史或轂之或推之敬無得人得平出左襄十四年

田勝為周陽侯偏見陽貴人出史張陽傳　季布

名所以益潤者曹丘陽之也出史記引重者抹薦

達　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皆子貢先後之也

出史貨傳　欲相攀援死而後已出西漢翟方進

傳援引也音援　相與提衡出杜周傳言相埒時

也　鄭當時推轂士及官屬常引以為賢于己出

本傳借於左右出鄭陽傳　游陽足下名于天下

出季布傳並西漢　張華性好人物至于窮賤侯

門之士有一介之善者咨嗟稱抹為之延譽出晉

張華傳互入樂善　士子聲名未立應其獎或無

惜蓋牙餘論出南史謝朓傳　傳記士非玉石談

者為價出物理論　集名声荷勝友出韓文縣斉

有懷　青冝送吹噓出韓荐(薦)士詩　故人相携直

上太階出呂溫作杜如晦贊　吹噓期指掌出元

微之集序

宋乘雪洒潤秉律虛枯出臨川軫恤

提拔 附侍人下

要語

經拔茅始以其彙征吉出易大推儒有内稱不辟

親外舉不辟怨推賢而進達之下望其報出記儒

行趙文子所舉於晉國官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出

禮記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

出註僎于家臣薦之使與己並同升公朝與憲問

大夫　子趙武薦舉屋之士六十餘家出韓文

史楚西曰勝如卿余翼而長之出左哀十六年

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

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惟善故能

舉其類出左襄三年　絳縣人七十有三年矣趙

孟子曰不能由吾子使吾子辱任泥塗久矣遂仕
之出左襄三十年　仲尼聞魏子之李也日占
不識親出魏戊　遠不識學可議義矣出左傳昭
公八年　韓安國貪嗜于財所推李皆廉士賢
於己者也於梁李壺遂臧固皆天下名士出史本
傳　薦天下賢俊出史公傳　御當時推轂士及
官屬當引以為賢於己出本傳　楊與説史高曰
臣衡才智有余經李絕論但以其無階朝庭故隨
牒任遠方將軍誠召置幕與參事議觀其所有貢
之朝廷必為國器出臣衡　稱人廣衆薦寵下車
士亦以此多之出灌夫傳　何武為人仁厚好進
士獎稱人之善為楚內史厚兩龔任龔任沛郡厚
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兩人顯於世者何侯

力也出本傳　兩龔勝與合兩唐林　專互見渠

善　田盼進名士家居者出本傳並西漢　河南

尹羊陟謁造趙一言笑至熏夕極歡而執其手曰

良璞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矣陟乃與司徒袁

逢共稱舉薦名動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出東

漢趙本傳　第五倫舉人多至二千石胡廣所辟

命皆天下名士並出本傳光武任使諸將多訪於

鄧禹每有所舉皆當其才出鄧禹傳　陳寔出於

單微鍾皓爲郡功曹辟司徒府臨辭大中問誰可

代卿　皓曰明府必欲得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

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独識我太守遂以

寔功曹出本通鑑漢質帝紀互入爲日代孔融上

疏曰惟嶽降神異人並出竊見平原處士禰衡年

二十四字正平叔質貞亮英才卓　初涉藝文升
堂覩奧目所一見輙送于口耳所瞥聞不忘於心
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
之誠不足恠忠果正直志使霜雪見善若驚疾悪
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
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
涌解疑釋結臨敵有余音賈誼求試屬国詭繫
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世美
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
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声紫微垂光虹蜺足
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
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
多得激楚揚河至妙之容臺牧者之所貪非兎騕

裒紀足葬於良樂之所忌臣毋區區欲不以聞出
稽衡傳並東漢　呂蒙至都權問誰可大卿者家
日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乃召遜拜偏將軍右
部都以代蒙出通鑑漢帝獻紀至日自代門
諸葛誕曰今善人單少當其性不邪便可將就出
吳志　龐統曰拔十失五猶得其半出蜀志本傳
當今之世奉善不進不休出魏志互人樂善當今
君之所奉皆命世之天才　謝朓好獎與人才曰
士子声名未立宜共獎成無惜齒牙之余論出晉
書互見推轂　山濤為吏部甄拔人物出晉本傳
初克未仕時何內山簡嘗與瑯琊王行書曰蔡子
尼今之正人行以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出晉
書蔡謨傳克謨之文也　石苞求為小縣許允曰

鄉我輩人當相引任卹出晉書 劉穆之爲丹陽尹凡所薦達不納不止出宋書 劉湛薦李德源曰弱齡好書晚節逾廣枕席六經漁獵百氏海內賢才自赴不隔外同遠方名士拔而用之皆浩之由也出魏崔浩並北史 金在礦何足貴善冶鍛而爲器人乃寶之出唐書魏證傳互人矯語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寒朝無親援李沖薦於魏主且爲之延譽於朝公私汲引出通鑑齊高紀 房玄齡曰余人足晤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 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出通鑑唐高祖紀 傑摩之角擢象之齒出唐舒元輿傳 右人宮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出崔祐甫傳大后嘗問狄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

傑曰文學醞藉則蘇味道李嶠固選矣必欲取
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
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
薦不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
可為宰相非司馬也出通鑑唐中宗紀　狄仁傑
嘗薦拔人十卒為名臣或為仁傑曰天下桃李悉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李吉甫同
平章事謂中書舍人裴垍曰朝廷後進漢所接識
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垍取筆疏三十余人數
月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出通
鑑唐憲宗紀　傳記騏驥躊躇於弊輂兮遇遜陽而
得代出孫傷伯樂姓名也出楚辭
集蓋間緊弱登御然後　萬扁之功顯孤竹任肆

然後降郁之曲成欣見處士廣陵戴渊心智足矣
妍幽才鑒足以辯物固窮樂志無風塵之莫砥節
立行有業井之潔東南之貴保聖朝之奇璞也出
陸機薦戴君文　蓋聞驪龍之珠必泷紫泉之裏
垂天　翼必翔青宜之表竊見處士吳国張道順
下筆處雖龍之文發言焱吐天之藻若水得濟其
鋒越砥飲其鍔必驂躍天路出靚聖世出楊方為
虞領軍薦張順文　東都雖信一士朝取一人焉
後其尤暮敌一人焉後其尤出韓文関温迨序
好賢樂善敌敌以薦進良士為已任方今天下一
人而也文章之尤者有侯喜侯雲長者有劉述古
者其文長于為詩當今牵於礼部者無與為比有
崔群玉者其文進而未止者也為賢而有財志剛

而氣和凡此爲人者皆可以當執事首薦有沉札

張弘尉建汾李紳張俊余李羽者或文或行皆出

群之才也凡此數子者之得以求人望得才實出

韓愈與陸員外書　誠不忍奇寶横棄道側出韓

文爲契宗師於袁泣拗公書　翼靈鳳於蒼梧起

滞龍於濩淖出晋陸士衡云賦　賢者之處猶金

玉生於沙礫豫章産乎幽谷下不進之於上則無

由而至矣出鍾子勿亮論　但是耽棟徵細物奇

来臺者到青雲出羅引詩首光此者　薦長光價

並陳子昂集　聽清聲于爨余枯桐撥響收夜光

於玄壁性石騰輝出駱賓王集　豫章生宇下毋

使翳蓬高出劉長卿集汲　之惠如帆得風出李

習之集故人羽相携直　上大階出呂和叔替杖

如晦□生其羽翼長其光價 春晝時燕巧葉自
滋□唐文粹 王子師為豫州 車即辟荀慈
既下軍又辟 文舉出李白子韓荊州書
山濤 冀州甄拔三十余人或為侍中尚書
羅網遺賢推轂群英玉不韜輝蘭無沈馨飛鴻出
宜振鷺任庭出唐呂溫文 長得蕭何為國相自
西流水盡朝宗出王建集 假以羽翼俾之騫者
出柳文 澤潤窮鱗雷使幽蟄出呂和叔文集
斟酌元氣洪纖溥被其人彫刻衆形妍悉由成其
彙出臨川集 當是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輔
等皆出其門及為相當務進賢才公君相府時范
仲淹韓琦當國皆進用至于臺閣多一時之賢出歐陽公
作英張墓銘 譬之象犀珠玉雖無補于飢寒要不可使任泥塗中出東坡文集互見鑒別

要語

子列子李也出上章云列子李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光

啇一聯而已出列子仲尼篇商名容 始得夫子

一聯而已出列子黃帝篇 集顧聯增其培價剪

拂便其長鳴出文選紀交論 者歐治改視鈆刀

易價伯樂所聯駕馬古倫出文選曹直表互人因

而重 顧聯成飾咳唾爲息出駱賓王集 猥以

瓶賤 之姿謬奉清通之 出駱賓王集一顧輕

千令出李太白集 一生傾鴻羽出苗東仰望



要語

經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出詩節彼南山

子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出离婁下　若大旱
之望雲霓也出滕文公下並孟子　史季武子曰小
國之仰大国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出襄九十
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焉出昭二十並左　子余曰
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陰
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宗廟君之力也出國語
仰羡 附侍人下
經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君子之衣安且吉兮出詩無衣
子虞世基曰吾遊鐔繳之天下也若夫子出王通
一可謂宴寔矣並文中子
史公孫卿曰黃帝仙登于天黃帝采首山銅鑄鼎荊
下山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
臣後宮七十余人俱登天　天子曰嗟乎誠得如

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出通鑑

祝頌附壽人下

要語

經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日之常如月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出天保　俾爾倡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俾爾熾而倡俾爾壽而藏並出閟宮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聲無不宜壽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何福不除並出小雅天保並詩膺受多福出書君陳　予請祝聖人使聖人壽使聖人富使聖人多男子出莊子天地篇

慶賀附侍人下

要語

經以賀慶之親礼異姓出周禮　士於大夫不敢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出記玉藻　史豪傑吏闔沛公有客皆往賀蕭何為主吏主進令諸大夫曰不滿千錢坐堂下出史記　呂僧珍生子宋季雅往賀署函曰一千閽人少之不為通強之乃進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出梁書互入謁見傳記新進士每及第御曲親戚例以声樂相慶出

天寶遺事

藐視附侍人下

要語

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出互見氣槩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出公孫丑下　孟子為卿於齊出吊於滕王

使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並出孟子　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出史記平原君傳　何足置齒牙哉出西
漢叔孫通傳　說丞相引下之如發蒙耳出西漢
淮南王安傳通鑑載任彼曰說丞相弘等如發蒙
振落耳　更始見趙熹曰繭栗犢豈能致遠乎出
東漢　許汜與劉備語曰陳元龍淮海之士豪氣
不除汜過下邳見元龍無客主之禮不相語臭自
上大牀臥使客臥下牀備曰今天下大亂君臣憂
國忘家有救世之意乃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
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百丈樓上臥
君於地下何但上下牀之間哉出東漢陳球傳注
崔琳曰大丈夫爲有避近耳即如卿諸人良足

貴哉出通鑑東漢黄忠為後將軍 關羽聞黄忠位與己竝怒曰大丈夫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特拜羽為前將軍也出通鑑漢獻帝紀互入尚氣或問禰衡曰盍從 陳長文司馬伯達手曰吾焉爲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日文若借面弔喪稚長何使監尉出東漢本傳注曲罗日衡見荀儀容但有貌直放可弔喪趙有腹大健啖肉故可監尉也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出蜀志劉巴傳注 司徒蔡謨戲侮王導導怒謂人白吾往語羣賢 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耶出晉書 王導傳克謨父也 秦王堕曰董龍是何雞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出通鑑晉紀 啟浩

才名冠世庾翼帯之重也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議其任耳出晉史翼傳

秦王猛佩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聞晉桓温入関被褐詣之捫虱而談當世務旁若無人出通鑑晉紀互入記槩　王微之爲桓中騎兵參軍冲嘗謂微之曰卿任府日久此當相料理微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核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出晉本傳　謝奕嘗逼桓温酒温走避之奕遂引温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出晉書　慕容評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千萬乎出通鑑晉西公紀　秦王登聞後秦主萇卒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出晉載帝紀　爾刀筆小才正堪共几案之用豈應訏廓

門下數我奚倫出梁高祖紀　桓範曰曹子丹佳
人生汝兄弟豚犢耳出魏邵陵厲公　龜小小豎
自救不暇夫何能為　魏人曰擅道齊死吳子華
不足接憚並出朱太祖紀　孫晟索輕禍延已謂
人田登盃玉　乃貯狗矢予出周太祖紀通鑑
李太白當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顏師古性簡啗
視輦行傲然宰所接推並出唐書本三年　救患
分災並出左傳元年　救人於危振人不贍出史
太史公自序　季布有名於楚數窘漢王漢村賊
高祖求布千金布匿周氏周氏髡鉗季布衣褐衣
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
朱家心之事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
聽此奴必與之同食出季布傳　秦國孟嘗君謀

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子幸解姬曰
妾願得孤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孤白裘直金天
下無雙人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偏
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孤
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〻為言釋孟嘗君即馳出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人馳傳逐
之孟嘗君之関云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
之君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鳴盡遂發傳出
李同說平原曰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伍子
胥奔吳到昭関〻〻欲執之伍子胥幾不得脫追
者後至江上有一漁父乘舡知吳子胥之急乃渡
子胥並出本傳史記　鮑宣下廷尉王咸舉幡太
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諸生諸生會者千余

人遞丞相孔光車不得行宣械死一等出西漢本傳具見晞纂　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郭穰夜到郡邸獄丙言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出宣帝紀綏急相護出漢宣許后傳

何顒與袁紹　為犇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紀議為諸名士羅黨事者求救援權記使得幽隱所全免甚衆出漢靈帝紀　初蔡邕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使人飛章言邕下邕於雒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不臣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河南呂強愍邕無罪力為伸請陽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其為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由是

得免並出通鑑　趙岐避難賣餅北海中孫嵩見
岐與共載歸藏岐複壁中數年仇覽奇上書告張
儉與同郡二十四人爲黨於是刊章討捕儉儉困
迫遁走望門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
經歷伏重誅者以數十宗親殘滅郡縣爲之殘破
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覽刊章捕　儉與孔融
兄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融曰兄雖在外吾不能爲
君主耶因留舍之後事泄褒坐死並出東漢本傳
孔融傳　王祥漸有時名母深疾之密使鴆祥弟
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自後
母賜祥饌覽輒先嘗出通鑑魏元帝紀互見兄弟
景李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出景莊兄
也　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

役翁每歲受捷由是始得及第出武宗紀勅曰王
衍一行並從拔㪚樞密使張居翰就殿柱揩去行
字改為家字並出通鑑唐明宗紀五人鮮紛
傳記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死士歸我當棄之乎伍
負之記漁舟李布之託廣柳孔融之藏張儉孫嵩
之匿趙岐以此得罪甘心瞑目出北齊顏氏家訓
集蹈水火之求免於人也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
將踣奔盡氣濡乎足焦尾髮求之而不辭也出韓
文　吐飲炮之鮮衣暖之出杜牧文集
錄用附件人下
要語
經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出書蔡仲之命
為左傳云己卿士　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

山川其舍諸語雍也使不可使　參叔無後於鄭
出左莊公六年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出宣四年
成孝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
知何獨識我太身以寔爲功曹出通鑑漢買紀互
人提拔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到營數日上書薦
奐自代曰奐才略兼優宜任元師以從衆望朝廷
從之　奐代規出通鑑漢桓帝紀　呂蒙病篤吳
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未然吳王假
然節鎮江陵出通鑑魏帝紀　周瑜病困上疏曰
魯肅智客足人乞以代瑜出三國吳志肅傳　盧
毓遷吏部尚書詔使毓自選代曰得如卿者乃可
毓舉常侍鄭沖帝曰文和吾自知之更舉吾所未
聞者乃舉阮武孫邕帝用邕焉魏志羊祜疾篤舉

杜顏自代出通鑑進士祖紀集如明年草俁任
臣前擢以代臣必久衆望出韓文薦錢徽自代
所莫虛丘無蔽賢之容殘孫無竊位之譏出一品
集　嵇紹以父得罪請君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
子罪不相及嵇紹賢相欲鈇講謂秘書郎帝曰如
卿所言乃堪為丞何旦即也乃起為晋丞出晋書
帝嗣立賢廣武令岑義曰但恨其伯父長情為累
大后曰前或有方此何所累出通鑑唐宗紀
英衛俱罪亡之余出唐書李靖贊
集棄瑕録用出江布範書　盛德之徽世業可懷
奕歆之家前徽未遠出沈休文　不歆使熙劳之
後栖栖于壓之中出白樂天集　置射鈎之賦而
任其才釋斬袪之怨　免於難此桓文所私霸公

也出九齡文　宋魏室旌賢詩康成之後出晏

公類要

激厲附侍人下

要語

經帶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出書畢命

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出先進　由之

瑟奚為於丘之門並出論語　子水摶而躍之可使

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出告子上　予不屑之

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出告子下並孟子

金石有聲不考不鳴出莊子　聖人賞一人而天

下論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至刑不

濫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子產誅鄧析而

鄭國之姦禁出淮南子　史宋先生之後也於周

為饗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出左傳　魯莊公使束縛管仲以予齊使受而退比至　釁以香塗者　三浴之桓公親逆之于郊　周文王得呂尊並出國語磻溪武王以為師謂之太公號曰尚父　項羽尊敬范增為亞父並出史記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魏有隱士曰侯嬴公子從車騎虛左向迎侯生生攝敝衣冠直上載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出通鑑周紀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而下冠至之如見黯不冠不見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已懸行嗣雲詔之響出駱賓王　其君嶠桃枝千歲終一嘗出東坡集　宋如晦小聰悟高孝基深器重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為棟梁之用

丁重能闇人觀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如百鍊重器尚空其半安使不益於禄位哉並出續世說

從蘇穩上青雲去萬里誰能測羽翰出玉宮清話

## 仇隙 附俾人下

### 要語

經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出周禮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交遊之讎不同國出記與禮 史閻鄭交惡 鄭息有違言出隱十一 公與大夫史有惡出哀二十六 韓簡子與趙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 三家未睦並出定十三 與我同懷而世為讎仇出哀元並左

責報附侍人下

要語

經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出記曲禮

吏報者倦矣施者未厭出傳二十四　晉公子重耳及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

出傳二十三楚令尹子旗有德于王不知度與養氏比而求無厭出昭十四並左

集孰能施於無報出楚辭

責望附侍人下

要語

經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出式微　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出白駒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出抑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出褰裳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出幽小雅何人斯
子行脩而名不彰友之罪也出家語互見罪有所
歸舍館然後求見者乎出離婁上　為民父母使
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
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出
滕文公上並孟子
責備附侍人下
要語
子有求全之毀出孟子
吏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出東漢黃瓊傳　春秋之
法常責備於賢者出唐太宗贊　盛名之下為難
居矣名盛則責望備出唐書　集錄素金堅貞洗

玉求明素出盃初詩　鳳凰五色百鳥尊知我為

害何不言出常應物集

宋名下雖為人山谷詩

要語

子交淺而言深忠也出淮南子

史石祁子曰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出莊十二　富辰曰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得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出僖二十四　頓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出昭二十　楚沈尹成曰智者除讒以自安也君子褒讒以自危也出昭二十七沈尹成曰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出僖二十六

用情附侍人　下

要語

經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出詩伐木　雖無旨酒式
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
舞出詩車舝　醉言舞于胥樂兮出詩有駜諸見
弟文潛言燕私出詩文黨無容出記禮器　觴酒
肉出記方記　自吾母而不用吾情吾惡乎用吾
情出記檀弓下　殺雞爲黍而食之出爲子　居
不容並語
史子事父爲得不盡其情出本傳　謝安嘗詣陸
納納殊無供辦所設惟茶菓已出晉書陸納傳集
斗酒相娛樂出選古詩　卻杯酒接殷懃之歡出
司馬遷答任安書有所尚隻雖不薄意所有將生
易爲貴出張九齡文　輸瀉蘊積出劉賓客
握手出肺肝相示出韓文　草具盤饌不持酒獻

醉　納窮歡於一盡雖隱奉之酸寒要嫁貪而為
富出韓黎柳州文　情意既深庶子手無閒文子
直往直來出張曲江集
宋司馬温公在洛為真率會　約酒不過五行食
不過五味惟菜無限出三朝言行錄互是真率
坦率見真情出東坡集

寬辭　附侍人下

要語
經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
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出論語
吏句踐之困於會稽喟然歎曰無終於此乎種曰
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小白奔莒

其卒亡瑯由是觀之何遽不為福乎出史越世家

互見禍福倚伏

貞率附侍八下

要語

經有真情而徑行者出記檀弓下

子直語無藻飾出抱朴子黄白篇

史衛綰忠實無他腸出西漢本傳晋文帝

每言王述方既　以真率便亂人耳出書晋不長

直　集主人一心好四面無潘籬出元禎集　内

外都無隅堆際不復張出元微之集　蹊徑絶禁

紆　不設墊壘出杜牧之　司馬温公任路為貞

率會有酌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出

三朝言行録互見用情

要語

經毋友不如己者 汎愛衆而親仁 可者與之其

不可者拒之並出論語

子君子必謹其所與處者焉 賜也好有勝己者

並出家語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 孟子曰一

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

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並出孟

子萬章下 君子遊必就士所以防邪避而近中

正也出荀勸學篇 以勢交者勢傾則絶以利交

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

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出魏相篇並文中子

要語

子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之間出莊子　史鄒泰好矣訓士類或出於唐沾足伍因秦獎進成名者甚衆出通鑑漢桓紀　荀淑後李昭於小吏友淑慶於幼童出魏志注許靖年踰七十愛樂人物納有後進出蜀志　陸玩為公輔性通推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謙若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因其德字出晉書　成就後進士往往之名愈出唐韓傳　陸余慶於寒品晚進必悉力薦籍出唐書

宋范泰愛後進敦敦無倦出南史本傳

集單門後進必家善誘出任昉行狀

隨材器使　附侍人下

要語

經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出詩
閟宮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出記文王世
子　子曰君子使人也器之出論語子路注孔子度
才而官之
子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櫼
楔脩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大小脩
短皆出其所宜出晉子互入兼收並蓄
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棟梁阿衡之才櫨柱榍椽之
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且矣出孫子互入兼
收並畜巧工之制木也規矩方圓各隨所施出淮
南子
史譬諸材木洪纖曲直各有所施出晉書阮咸疏
互入兼收　若榱椽梁柱以成大室义貝偃植各

安所施而無遺材出唐書劉弘基賛互入兼收並
蓄韓滉任二浙所辟僚左各隨所長無不得人
嘗有故人子謁之考其所能亦無所長混與之宴
竟席未嘗左右視及與並坐交言後數日署爲隨
軍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望出入者
出通鑑唐德宗
集直木不可以輪曲木不可以爲桷出文選
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欂櫨侏儒椳闑扂楔各得
其宜以成室屋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
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
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余爲妍卓犖爲
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出進李解
互入兼收並蓄　大匠無棄才尋尺各有施況當

營郡邑杞梓用不泯　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
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于上爲
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出上張建封書　任有小大
惟其所能若器皿焉並出韓文　當時而用人物
所長出張九齡文　尺寸之材無所棄出元微之
集互入兼收並蓄　爲棟者之其資自天之端爲
輪者取其因也之屈出白侍郎　若以科第之徒
浮華輕薄不可任以爲始則國朝自房杜以降有
大功立大節率多科第人也若以子弟生於膏粱
不知理道不可與美名而得仕則自堯已降聖人
賢人率多弟子出杜牧之互入兼收並蓄
兼收並蓄附侍人下

經翕受敷施出書皋陶謨

子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大　工之制木也大者以為舟航柱梁小者以為楫楔脩者以為櫚榱短者以為侏儒枅櫨無小大脩短皆得其所宜並出管子互見隨才器使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出莊子庚桑楚　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棟梁何衡之材櫨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廈之器具矣出孫子　張天下以為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出淮南子

不輕許可　附侍人下

要語

經孔子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出論語

史二句論人久而益信出鄧志本傳

宋狄青討儂智高有田貴近求從青行者青白從青之士能繫賊有功青不敢不為之奏若往而不能繫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皆青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歸矣出南豐雜識

引凡入聖 附侍人下

要語

經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出詩伐木

子百川學海而至於海出楊子

出黃汙而浮滄海皆螢燭而向日月出抱朴子金丹篇

集本自南山松今為宮殿梁出古樂府

如河入海無復小名出劉賓客互入因小陋大

江出汶山水力才能泛觴至于并大川三百小川

三千然後與洞庭彭蠡同波下而與南溟北海同

味出黄魯直與何靜翁書

相資成美 附侍人下

要語

經若作酒醴爾惟麯蘗若作何羹爾惟鹽梅出說

命下　惟周公克謹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出畢命並書　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

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出語

互見衆力難成

史晏子曰和如羮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

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出左傳昭二年

要語

經緯緯武夫公侯干城出兔罝　祁父予王之爪牙出祁父並詩　閫外之事將軍所裁出易師卦

疏

子国家安危之主出孫子

史吳起所任魏不敢敵得之國強失之則亡是爲良將出黄頗傳　藺相如曰強秦不敢加兵以吾兩人也出本傳並史記　將軍國之爪牙也出西漢李廣傳